

少年兒童讀物

大姐姐周玲玲

任大星



大姐姐周玲玲

任 大 星

貴州省圖書館
期 限 表

請注意按照期限歸還借書處

電 話：5562

1963.6.28

5970

大姐姐周玲玲

任大星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 196 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

开本787×1092 纸 1/28 印张 2 3/7 字数 34,000

1962年12月 第一版

196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103·244

定 价：(3)一角九分

封面设计 朱子容

目 录

大姐姐周玲玲	1
爸爸上的一課	33
鉗工的儿子	45
一道算术題	57

大姐姐周玲玲



一 媽媽要下乡

周玲玲十三岁，在初一甲班女生当中，年紀最小，个子也最小；夏天，脑后的短发扎成了小辮，走起来一翹一翹的，当她和班里最高大的女生唐春姑并排走着的时候，头頂正够唐春姑的肩胛高，看上去完全是个小妹妹。可是，全班同学，包括最不爱多說話的留級生王大宝在內，都一齐叫她大姐姐；“大姐姐周玲玲”这个称号，連班主任叶老师都知道。

原来，周玲玲在家里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姐姐。她下边有三个弟妹：二妹琮琮，九岁，小学三年級生；三弟璞璞，

岁；还有一个三足岁挂零的小妹妹璐璐。她爸爸是发电厂的机匠，常常做夜班，有时就住在厂里；媽媽是区中心医院的护士长，虽然院方照顾她，做的是长日班，但工作很忙。弟妹們整天大姐姐、大姐姐的叫周玲玲，同學們听见了，就把这称号传到学校里来了。

故事是从周玲玲的媽媽要下乡开始的。医院里抽人下乡注射三联預防針，并帮助当地医疗單位防治血吸虫病。院方知道周玲玲的媽媽子女多，本来沒同意她去。可是这次去的地方，正是周玲玲媽媽的家乡，人地都熟；过去几次下乡，她都因怀孕或喂奶，沒挨得上去；这一次，不管領導上怎么說，她都坚持要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等玲玲做好功課，三个小家伙呼呼入睡以后，媽媽把医院里最后同意她下乡的事，告訴了玲玲。

玲玲正在給琮琮削鉛筆、整理书包，媽媽一說下乡的事，她就把鉛筆心剝斷了。她挨近媽媽，让自己的額角輕輕碰着媽媽的臂膀，說：“媽媽，你別下乡好不好？”

“怎么，”媽媽笑道，“初中生了，还是个大姐姐，离不开媽媽？”

玲玲臉紅了，把臉埋在媽媽的肩下，說：“人家学校里要

准备考試了，你一走，家里事情那么多，弟弟一定更加会吵！”

“有爸爸呢！你在学校里是副小队长，能領導小队同学，为什么不能領導自己的三个弟妹？媽媽下乡只有十天，我还跟管弄的好婆說好了，托她照顾你們的生活，她是个負責的居民小組長……”

玲玲提不出反对的理由。她本来是个懂事的大姐姐嘛，沉默了半晌后，仰起脸来朝媽媽点点头。

可是，当媽媽关上了靠近璐璐小床的窗，叮嘱玲玲以后也得临睡前关这扇窗的时候，玲玲心里突然一陣难受，眼角里溢出了一点泪水。她偷偷拭掉了，哽着嗓子回答：“我知道啦，媽媽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玲玲一起床就看見屋角里放着一个打得結结实实的鋪蓋，屋子也打扫得特別干淨，床單也換过，媽媽已經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。可是玲玲沒提起媽媽下乡的事，怕又象昨晚那么掉眼泪，惹媽媽不高兴。她照常送璞璞和璐璐上幼儿园，然后拉起琮琮的手，准备上学。

媽媽說：“玲玲，我們一路走，順便帶你們到医院去見見院长，孙院长要看看你們，認識一下。”

孙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白发嫗嫗，玲玲一見她，就认出来了，她就是唐春姑的媽，玲玲到唐春姑家去，見到过她。孙院长还知道玲玲是个出名的大姐姐呢。

孙院长笑笑說：“大姐姐自己還象綠豆一顆呢，能帶領三个弟妹嗎？”

玲玲羞涩地点点头。說笑了一陣，媽就和孙院长談下乡的工作。玲玲聽說媽今天就要动身，分別就在眼前，心里不禁又是一陣难受。她怕孙院长看出她的心情，特別害怕琮琮当场流眼泪，她一再催着媽快走。

玲玲拉着琮琮先走了，媽落在后面，只听见孙院长在对媽說：“孩子太小了，你真不該走。”媽嘆了一口气。孙院长笑道：“跟你爱人商量好啦，我还以为他会向你抗議的！也好，想想我們十三岁的时候，已經在部队里給伤員送茶倒水了。这样吧，万一家里有什么問題，我就通知你回来。反正路并不远。”

玲玲跟媽出来的时候，心里有不少話想跟媽說。可是在病房出入处，媽却意外地离开了她們姐妹两个。病房出入处，人們围着一个瘦长个子，这人高声地嚷些什么，想推开众人往外挤。媽一見，立即走过去拿下了他手里装着面盆热水

瓶等东西的綫網袋，劝他回病房。这人特别听周玲玲妈妈的话，他呆立了一会，皱紧眉头说：“护士长，医院对病人照顾得很好，我沒意見，你不必誤会。可你想想，我老婆刚做产，躺在床上；一个十四岁的儿子，呆头呆脑的，家里的事情什么也不会做，学校里已經留了一級，眼看要考試了。我躺在医院里，哪放心得了，再說，我是菜場营业員，我走了，只留下个小姑娘，一天五六百顾客，人家也吃不消！”周玲玲的媽媽說：“病沒治好，日后越来越厉害，不論对工作，对家庭，都更不利！你还是耐心医治要紧。”那病人又呆呆地定起了双眼。他脸色腊黃，两个顴骨往外猛凸，一下脖黑黑的胡子渣，样子有点吓人。当他呆着眼睛想心事的时候，不住牵动眼睛下面两块肿肉，两只手互相抓挠着。

玲玲怕妹妹害怕，紧紧地摟着她。

那病人突然猛力一蹬脚，痛苦地搖摇头，回病房去了。媽媽立即上去搀住了他，扶他回病房，一面回头朝玲玲姐妹揮揮手，要她们赶紧上学校。

“媽媽不来了嗎？”琮琮問。

玲玲不响，想不到媽媽竟这么侷促地离开了她们：要知道媽媽这一走开，就得十天見不到她的面啦！

二 担負起大姐姐的責任

玲玲到了学校里，就忙着和唐春姑对算术作业題；下了課，教室后面同學們嚷嚷着，說是王大宝在家里不小心用菜刀切伤了指头，他一直不說出来，現在还在流血呢！周玲玲是班里的卫生委員，就忙着拉王大宝到卫生室去，帮助老师給王大宝洗伤口，涂紅药水，包上紗布。玲玲一忙，把媽媽下乡的事丢了。那知第二节下課后，玲玲跟着唐春姑到中队园地去的时候，发现操场那头远远的传达室門口，有一个熟悉的人影，一看：竟是媽媽来了！

玲玲立即喊着朝媽媽奔去：“媽媽，你怎么还不下乡去？”媽媽說，她要下午三点钟才动身，現在去訪問病人家屬，趁便来看看她。玲玲想到小学部去喊琮琮，被媽媽阻止了，媽媽說，琮琮見到媽媽，可能会不高兴，因为現在是真正告別了。談了一会，玲玲送媽媽出校門。临分手时，媽媽說：“早晨你見到的，就是个急性血吸虫病人，天天发高烧，沒力气。我們先得設法使病人退了烧，休息三个月左右，才能打針

治疗。你看血吸虫病多害人！”

“他的脸有点吓人，象是歪的！”玲玲說。

“血吸虫病初期，全身发风疹块；个别病人誤了治疗，那末，到了晚期，肚子还会水肿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两只手老是抓来抓去，象个疯子似的！”

“那是因为痒嘛！”

“真受罪！”玲玲失声喊道。

“所以我們要积极防治血吸虫病嘛！我們这次下乡，虽然主要任务是打防疫針，但也可以为防治血吸虫病做些工作。你在家里帶好弟妹，让媽媽安心下乡，也是为防治血吸虫病出了力。”

媽媽这最后一句話，使玲玲很高兴。她也能为防治血吸虫病出力，这多有意义！在这以前，玲玲沒想到过这一层。

一轉眼三点钟就到了，当时玲玲正和唐春姑她們在打乒乓球。壁上的时钟当当当三响，玲玲心里猛一跳：啊，現在媽媽真的离开他們走了，玲玲想象媽媽站在敞蓬卡車上，唱着歌，风掣电駛般离开了市区……玲玲一下子感到，現在真正担负起做姐姐的責任了！她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三岁年紀，沒心思再打乒乓球了。

玲玲來到

了小學部的三
年級教室，她
見琮琮正興高
采烈地在跟同
學們抓五子
玩。她遠遠地
瞅了一眼，很
放心，就離開
了三年級教
室。

現在她還
應該做些什麼
呢？對！她可
以趁着課外活
動時間，先把
算術复习題做



好，這樣，回到家里可以逗璞璞和璐璐玩；媽媽平時總是在醫院里做好一切該做的工作，回家來安心帶璞璞和璐璐。玲玲一

定要学媽媽的样，帮助爸爸管好一家。让爸爸、媽媽，还有孙院长，都知道她是一个真正的大姐姐，有了她，家里的一切都可以放心。

可是，玲玲刚做了一道算术題，晚学鈴响了。今天的課外活動時間过得特別快。

三 虧得孙院长

玲玲到幼儿园領了璞璞和璐璐一起回家。到家一看：爸爸正在洗脸刷牙；媽媽早晨在院子里晾的床單、衣服，都已經整整齐齐地折迭好，放在最显眼的椅子上；热水瓶也都灌滿了；桌上还摆好了热气騰騰的飯菜……爸爸說，这一切都是管弄的好婆帮的忙。

一吃完飯，璞璞和璐璐就推翻了房間里所有的靠背椅，开起汽車来了，两个人都忙得什么似的，也不吵。玲玲暗暗高兴，不住跟爸爸交換愉快的眼色。

可是，等天色黑了，玲玲拍搭打亮电灯以后，三岁的璐璐突然从“汽車駕駛座”上爬了下来，大声問：“大姐姐，开电

灯了，媽媽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玲玲正想拿出作业来做功課，听璐璐这么一問，吃了一惊，忙把作业本塞进书包，說：“媽媽到乡下看护病人去，今天不回来啦！”

玲玲看看璐璐那副目瞪口呆的神气，預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了，她一时有点着慌，求助地看看爸爸。爸爸正忙着在擦洗自行车，两手沾滿了黑黑的机器油，他連忙丢开自行车，也来不及揩掉手上的油污，就一把抱起璐璐，哄着她說：“璐璐乖，璐璐不哭，璐璐不吵要媽媽……”

璐璐本来并不哭，爸爸的話却提醒了她，就哇的哭了。爸爸連忙从罐头里拿了餅干和糖哄她，可是璐璐不要餅干和糖，她只要媽媽。

玲玲生怕璞璞也跟着璐璐吵媽媽，就从爸爸手中接过了璐璐，象媽媽那样一聳一聳地聳着她說：“璐璐不哭，璐璐大了，懂事了，你們瞧，她跟璞璞一样，一点不吵媽媽……”

“我不吵媽媽，我頂乖！”璞璞在那边喊道。

“我也不吵媽媽……”正在哇啦哇啦练唱队歌的琮琮，百忙中瞅了玲玲一眼，討好地說。琮琮刚滿九岁，正在爭取入队，她近来懂事多了。

璐璐果然不哭了。她的特点是哭得快，不哭也快。可就在这时候，璞璞突然喊道：“你们听，妈妈来了！”

“别瞎说，”玲玲说，“哪里有妈妈的声音？”

“是妈妈，妈妈在外面说话！”璞璞坚持着说，跨下椅背就往门外跑。玲玲听得很清楚，在弄堂里说话的，明明是邻家的一个嬸嬸。玲玲生怕璞璞找不到妈妈，会失望得哭回家来。果然，不一会，这位刚刚还称赞自己顶乖的璞璞，大声吵着妈妈哭回来了，哭得比璐璐还响十倍，于是，璐璐也跟着哭了！爸爸上工的时间快到了，简直急得他团团转：好在这时候孙院长来了，孙院长带来了不少玩具，小手枪是给璞璞的，布娃娃是给璐璐的，甚至琮琮也得到一副大积木。

爸爸一见孙院长，跟她谈了几句话，向玲玲做个手势，就悄悄推起自行车走了。他一心惦念着厂里的工作，不能为了孩子耽搁工作啊！

孩子们有了新玩具，一时又丢了妈妈，不哭了。孙院长帮助玲玲给三个小家伙洗脚洗脸，让他们上了床，入睡了，才站起身来要走。

玲玲送孙院长出门。孙院长问道：

“大姐姐，你自己功课做好了没有啊？”

玲玲不知道該怎么回答，她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后，輕声說：“我來得及做，我能做好。”

“这么說，現在還沒做好吧？”

玲玲的脸一下子紅了，彷彿自己的一件亏心事給孙院长揭穿了似的。

房間里响着三个小家伙的鼻息声，一下子显得異样的寂靜；远远传来了火車的汽笛声，也比平日来得响亮。玲玲关上了靠近璐璐小床的那扇窗，猛然間一陣寂寞袭上了她的心头，这一刻，玲玲自己也想念起媽媽来了。她想趁这安靜的一刻来做功課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心里变得煩躁起来，呵欠一个接一个，算术課本上的那些一排排长长的阿拉伯字，都在她的眼前晃动了起来。

四 小队同學們

第二天沒有及时交算术作业的，全班只有两个人：一个是王大宝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姐姐周玲玲。两人都在第二小队的。下午上完課，小队同学湊攏来，商量过准备文艺晚会上演出的

节目以后，小队长陆建国就提出了批评：

“王大宝，没话说，他本来就是老牌留级生，总是给我们小队出洋相；可是周玲玲怎么啦？大概她自己以为功课好，骄傲啦！还是副小队长咧！”

同学们没有跟着小队长发言，因为他们一向信任周玲玲。大家只是迷惑地看着周玲玲。小队长这几句话可说得太刺耳啦，周玲玲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样的批评。她默默地低着头，脸上一陣紅，一陣白。

“你别瞎批评人好不好？周玲玲骄傲啦，你自己才骄傲咧！”唐春姑说话了，因为她姨妈已经告诉了她周玲玲的一切。周玲玲用手推推她，叫她别说，可是唐春姑火气很大，哪还留得住嘴：“人家的妈妈下乡啦，家里有三个小弟弟，不要照顾吗？”

“噢，为了照顾弟弟，作业就可以不做啦？”陆建国冷冷地反问。

这话倒把唐春姑问哑了嘴，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们知道周玲玲的妈妈下乡去干什么，她是下乡去打防疫针，还防治血吸虫病去的！这工作多么重要啊！”

不爱多说话的王大宝一直默默地坐在教室角落里，撫弄着